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七

表

疏

書牘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表一

○○○擬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問邇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因論及閣臣劉健薦人事謝表

皇心軫軍國之需敢日已安已治　睿識出臣民之上必思其復其終立國何先兵農爲本知人則否聖

側瑣無俳氣

賢其艱道有貴於綢繆事不妨于商榷雖問而必對
僅言其所知臣大夏臣珊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
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實天子爲國脈人才之計嫣
民訓武則有司存論士辯官匪異人任在臣職寧辭
經畫乃君心尤切咨詢召對平臺豈惟故事敷陳前
席具有深衷第斯謀斯猷止可近詢于密勿好問好
察似難泛及于卑疏未有由安民而及知人與部院
而談内閣猜嫌盡釋格例不拘如此者也兹盖伏遇
皇帝陛下　聖敬日躋　亶聰天縱　英明於渾

厚之外篤　廣大于精微之中軍民之利病盈虛談
皆上曰宮府之短長邪正較若列眉　留心于國計
民心罷中使相沿之例　銳意于用人行政定午朝
專對之規如此虛懷豈無實驗太平未兆實由　主
聖臣愚　清問方勤每欲朝嬰夕側謂二臣爲謹愼
期一德以昭宣不厭再三務求畫一語及軍民失所
何以爲心猶令　君父多憂是誰不職二月終而五
月穀誠如　聖諭所云南苦運而北苦操頃者臣言
曾及蕩墊治亦難太速即更端恐屬徒勞其在于今

回護好

惟期以實心而行實政歷稽諸古誰非以治法而責
治人苟無倦而有恒自先難而後獲此則矢心之告
敢爲出位之謀乃又蒙　諭閣臣健長于計事疎于
與人盍如健者久與同朝素識其休休之量兼爲執
友且知非憤憒之衷意者大臣以薦士爲忠寧過取
勿過棄庶幾　聖主以憐才見諒有不明無不誠但
恐　上能得之健而健不能得之人事所時有即健
不負乎　君而人不免負乎健咎則誰歸雖其心本
無他聽其言而信其行不害爲君子之疎苟其識有

目[illegible]倚跌宕
且[illegible][illegible]妙

水到得其似而失其眞寃且爲小人所用在宰相無心之誤不必顯然非主上先事之明誰能洞見因思皤皤元輔本老成持重之人尚不免疎虞以煩　聖慮矧乃碌碌二臣當抽劣就衰之日又安能開濟以佐時艱將恐託之空談終無裨于　盛治敢不進思補過宣德達情仰惟　宸意淵微有所對尚有所未對退覺愚衷感觸得所言更得所未言不敢以告于人因而自省諸已伏願視民益若勝予如傷如保進賢似不得已其慎其難務除煬竈之奸以廣合宮之

聽。庶大臣法小臣廉。以交警而成交泰。邇人安遠人悅。有外寧而無內憂矣。

寓韻采于質實之中。融論議于排偶之內。渾穆無痕。表中亦云能手。

○○○修省疏

具官臣某一本爲　景運方新天心示警懇乞　聖明亟爲修省以消隱患以光初政事臣聞天地人物之妖靈蠢動植之眚自古有之其情形不同同謂之灾灾之不常有者謂之異惟習之爲常則恬然不能有所動駭之爲異則瞿然足以有所惕天之警人不于其常而必示之以異自然之理也今　皇上纘緒御極雖在泰昌元年之九月其以天啓改元則自今歲辛酉始辛酉之歲曾幾何時而遼東以虜暈告矣

真解刺心

病源能悟主

京師以風霾告矣臣不敢以占候家幽頗之言論論其至顯者日君之象也暈則其徵爲蒙爲塞何以不于京師而于遼東也若曰蒙塞之徵極于邊疆而其源始于京師可知也風四方之象也霾則其徵爲昏爲震何以不于四方而于京師也若曰昏震之徵始于京師而其流必及于四方可知也雖然自 神祖末年靜攝已久其妖變層見疊出蓋有不止于今日所告者修省之疏中外臣工無時無之亦無人無之而淵默之中槩乎其未有省也其故何也災異之事

一見則駭目至再至三以至于無數則以習見而不之怪矣修省之言初聞則悚聽至再至三以至于無數則以爲習聞而不之驚矣今此二事者交集于
皇上改元之初異乎不異乎改元之初而且不出一二月之內異乎不異乎同一災異之典　神祖所習覩不以爲異者恐　皇上欲復狃之以爲常而不可得也除臣下痛自刻責各修職業各捐意見務偕大道以襄助盛治開濟時艱外　皇上但思日暈之在遼東者乃天啓元年一二月內之日變而不敢以

神祖時之日變視之思風霾之在京師者乃天啓元年一二月内之風變而不敢以　神祖時之風變視之又思象見于遼東者其源決不自遼東而起象見于京師者其流決不自京師而止雖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而外計全遼之指歸若何料理兵食若何懷戢文武若何修明賞罰内計畿輔之標本若何撤宮府之藩若何破水火之形若何防釜竈之隔又豈待臣言之畢哉皇上與諸臣工勿謂探策方始衰鋏無多不足以致天變之踵至而後集

更警策

也有數十年之尤悔一念成之有餘一二事之愧怍千萬世補之不足交玩則妖雖小亦足爲隱禍之伏交警則變雖大適乃爲新政之助敬怠治忽之幾是在　皇上一轉念而已臣某以負乘畱臺而代庖秩宗修省固有同責災祥尤得與聞謹效輿規自同芹獻北面拜疏無任悚息危懼之至

簡切讀之却最能警心

告君之詞甚懼其支引天官五行支離其應不若是之醒且切也

吏事原非俗

寧靜致遠進
[illegible]退速

報蔡敬夫大叅

某再拜謹報簿書法令本非粗事且亦不能俗人大人經世之實際鍊性之借資也以我公當之益自不俗王右軍所謂通識隨處行藏桓宣武云我不爲此那得坐談此之謂也二人豈是俗人世亦有何者能俗之以此知風雅世務達人不分爲二也嗚呼賢則勞愚則逸安得當事者如公數人屈首此中而使其輩異時亭坐談之福哉今天下上下内外別成一景象非揮霍弘才不能着手然亦非幽恬淵淨者膽決

不堅識決不透亦未有不幽恬淵淨而可謂眞揮霍
弘才者公其人也睹前武昌寄詩及今見寄五詩豈
是下根人所爲其以爲學術經濟識者于此可以潛
窺其非能爲佞公亦非受人佞者也吾邑譚元春字
友夏者異人也比于某眞所謂十倍曹丕蕭公之詩
知其人今寄其簡遠虎井二集當自知之譚生今年
二十六尚爲諸生其時義可出入嘉賓子遜砥礪名
行老成簡練他日有用之才也有此異人不可不使
公知之見來詩及先師雷太史知惜之異世一片豪

總非浪許

傑菩薩肝腸。此公不死。當是救時之相。且其資近道。趙大洲之流也。今其家在部下。上有老母妻子孤貧。俗態寒灰一語。州守勿溺之。幸甚幸甚。餘緒頗具扇頭五詩。兼金遠餉。不宜隨俗。卻謝拜命。九頓。劉忠宣建祠。非公不能作此舉。止須煩自作一碑記。後一經俗筆。補却辱矣辱矣。

寫情事處。心膽俱張。

只知簿書法令。非粗。便是有心世道人物。彼厭薄者。實是不能詭脫耳。

非尋常山人矣

說得婁婁楚楚婉出事極得人憐

與徐惟德憲長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比見其冬月無絮哀之甚貧士不能爲之地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十百倍如衣無絮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庇字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其通家年少稔翁欲聞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任德薦甚罪甚

詞旨哀婉石人亦動

喁喁兒女語。入耳自心憐。

文固自有所宜

留餘宿蘊以作人思正乃妙處

與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于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為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于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之而厚望之

篇中議論極得文訣。更得先生作文訣。婉而有蘊。正先生之文也。

於與誌體應得異

又

廿二日決計東下矣太易墓誌已成篇首回互太易自題銘旌一段似有筆力既不廢太易遺命而惡題反成大議文章自有息黥補劓法如此運筆黥可無息劓可無補英布鄭袖日日在前可也弟不可不謂不忠于太易者矣又安知太易隱衷苦情不如弟所云云者素臣狀自佳獨怪其與太易姻戚死友而不記其一二細事小語點染着色似不得畧處反詳之法志中止有詩可談談之盡興矣無遺恨矣非獨志

太易志友夏可也志伯敬亦可也弟文雖不佳然似不易刱刱則不成絲理語有發憤犯忌者衆怨衆怒弟任之不以累太易友及其家也

試讀太易誌銘可知其言之非誇

論語

〇〇〇又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不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恐未必無下且容者

又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輕詆終是薄道不若擇其可者法之

一片機鋒無
[illegible]悲憤

○○○與譚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狀為志文地讀素臣狀反使我搖手不得小巫行逕如此然又不敢不佳太易才鬼氣不畏其屍覗也太易平生坎壈惟有作詩一快最不當諱言詩舍此無可志矣又不必諱其罷諸生他人諸生不可罷太易諸生可不必不罷生太易諸生不可罷死太易諸生何不可罷且太易罷諸生自是世界不平事不平便是奇奇事當傳平事不必傳也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六等吟人間最不得意之事

成敗論人一
悉俗眼男兒
自信豈逐悲
涼

太易取爲最得意之題最得意之詩此一段尤緊要
不當諱凡一切口語罪過弟當任之太易聞此亦當
鼓掌地下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爲密戚故不惜

語大有含蘊
剌剌不已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獨爲周身
周衣計也

悲堪泣鬼憤可遏雲

生太易諸生不可罷尚可有爲也四語悲澹叠出

善評詩者

平心之論

○○○與王穉恭兄弟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者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暘耳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鉸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于此尤當緊着眼大

無知人之不吾學

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即今之偏廢今之獨響即後之同聲此中機捩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真有人跡聞跫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爲輪蹄之所不止跫然之音且不止真有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作矮子觀場

說中郎不得已獎進之則進之之詩自可知矣

凡詩文之運自有必轉轉于明者之開先必壞于和者之習响萶一則奇衆則厭勢固然也故善變者方爲功臣

非有識力者不能非具虛衷亦不能相賞

語亦能自拼擲應不襲前人

○○寄叔弟恮

得弟寄詩與茂之喜躍累日平地突出士龍子由消此平生寂寞造物于我吝矣最可喜者不學伯兄甚有氣骨有志力有色韻出塞詞如試看手中劍未知何究竟從古應募人豈盡不得還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本無開拓功應與卒徒羣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眞得老杜骨法可奪譚二之壘弟姊妹行有酷得樂府遺意者阿兄平生于此未着手非不能爲惡近世一副擬古面目耳

所以當細讀古人詩

先生語殊懇入心胸恨不一選

弟于此當勉之近體極有佳處七言獨坐焚香一首便是全作餘一篇中句有同法者此詩家太忌也此中變化出沒途逕甚多萬遥不可自足不可中廢阿兄于近人非不强項讀古人詩便覺爽然自失前于譚二扎云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若細看古人詩便不服詆今人也數語味之肯來京師同淸苦與我談一冬勝讀十年書也

奬進教導可云委至

○○又

貧病患難古人之常天以此扼才士尤有深意但以身爲本耳十月不甚寒入京養病讀書可以居業可以成名可以保身念之念之作官眞無味何時得致一命于父親衣食粗足兄弟觴詠一室嘯傲五岳何減南面也八月三十日

相勗皆至言良由至情出

說着文人痛癢

語有鋒鍔

○○與張太學

足下爲雷先生後事至忠至密弟所刻骨不能報者雷先生一字一筆落人家者皆當廣搜之不要緊處偏有深致即作者亦不自知弟往竟陵一日而從筆工處獲其一贊一跋從黃山人處獲其二詩皆妙有風骨遠過古人則其遺落者多矣在着意搜求之耳世間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自名根淡薄不沾帶處爲其後死者却不可如此也

凡人名位不彰經濟不展將有文字稍留一班原

奇語

自是關當浮

妙

不可令之湮沒其責後死者㞐足○

與郭篤卿

往時入蜀者道荆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遂不能由此道歸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邑想兄與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趣尚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隨分推廣但

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一笑

想具繞指腸故語能轉折如此

生眞足重

○答馬時良

得手書如面譚即欲作報而暴病在死法中已託友人料理後事且作遺書示親戚知友矣不意十數日後復蘇始能知人豈宿生山水友朋之緣未斷耶旅病之人視年丈怡怡家居如仙如佛四月弟有蜀中之差儻不過汝南謁敝座師即可相過握手耳力疾尸授不知何語諒非言詞所能悉也

痛餘祗念及山水友朋之緣當不惜以餘生殉之矣人固自有所重

樂事便不足
相夸

○○　馬仲良

近狀死而復蘇具大兒扎中兒得無驚喜乎旅病之人覩家居如仙乃復以樂事見夸何忍冊中得詩十餘首以爲絕筆不意此段業緣尚未了也力疾口授數語已悶然就枕矣不能多談

簡語自有脩然神氣

○○與徐乾之

昨損餉法製湖筆。應是不凡。而弟用之不知其佳處。覺毫間與麤微相距。續致稍次者。正與劣手相宜。尋書一紙爲報北上。無定期。窮措大資裝粗給之日。便是行日也。

來亦有韻而真。

一語無窮意
步

○○與金陵友人

去歲曾有一扎及小詩奉答寄託茂之兄郵致茂之既北首想竟浮沈也譚郎友夏楚之才子也比于不佞十倍而風流又倍之老朽不足道也相見自能領其妙不佞不必言言者不佞意也近稿一冊奉寄覽不佞從此以後恐竟當作村沙欲不村時亦巳老醜矣可嘆可笑

寸楮中具帶空靈之氣

與唐宜之

茂之傳兄隱秀軒時義序使我悔其業之不精而窺之太淺也諦友夏南來專爲讀書其讀書專就兄千里而來南中何地而專就宜之宜之可知友夏可知也友夏之才格意趣弟不言向兄處自不必言也

片語足人一餉思維

與蔡敬天

向公觀楚而苦其與其遠也今茲遠矣向其猶得數四與公書扎詩篇往還而苦其相通之難也今愈難矣讀公向時書扎詩篇而公未嘗與其遠也亦未嘗苦其相通之難也想公相思時亦復作如是觀耳每念致身既遲而作官已五載以閒冷爲固然習成淪墮每用讀書作詩文爲習苦銷閒之具別後凡有所作歷境轉闕似覺漸離粗淺一道家居復與譚生元春深覽古人得其精神選定古今詩曰詩歸稍有評

一翻一收神情殊遠

儘消得

如是可以錯 聞

註發覆指迷盡舉古人精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見于世者一標出之亦快事也又曾于南都搜得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七百首刻而傳之其詩其人其行經爲明布衣第一孫大白宋鵝池監子耳而又爲閩人今亦奉寄當亦快讀之也凡此皆書生氣習文人舉止知無當于公然其意畧謂半生閒適天人所忌限亦當足自茲以往得移郎署出領民社漸與詩文疎復寄意删著天涯聚散驅馳風雨漸與朋遊疎是以去公日遠相通愈難而尤急急乎問公

且舉以告公寄公也。若公則不然。有經世之才。之志。之時之資。早成晚倦。其今日之事。恐又當作公他日。

結局先着後着。所謂易地皆然耳。

善讀書人。毋能道讀書之樂。選書之肯。

是眞選詩者良足樂矣

[illegible]人口吻

又

凡得公詩無不和者此番獨不能自西陵遊後斷手于此矣兩三月中乘譚郎共處與精定詩歸一事計三易稿最後則惺手鈔之手鈔一卷募人抄副本一卷副本以候公使至而歸之公至手鈔時燈燭筆墨之下雖古人未免聽命鬼泣于幽譚郎或不能以其私爲古人請命也此雖選古人詩實自著一書言及此詩文眞不得作第二義惺眞不當妄作詩矣其不能立和公作安知非惺詩進乎夫詩文與白業不當

批破此輩謾
身狩

論其第一第二○而且論其實與不實○仕宦去白業遠○然虛談白業亦易山林去詩文近然實修詩文亦難○公步步著實人故與公實心勘之知公必虛心聽之○他日與公勘白業亦應若此○夫詩何以曰歸歸之爲言實也夫白業獨無歸乎以公之詩于近代工詩者何如而猶云五十學詩夫有所歸耳恐高達夫五十以前非耳不識四聲者○惺詩文尚無所歸況白業乎○仕宦言歸世以爲不實而惺信公自不爲虛亦不待入山之後而始知之也○然公先着亦未能便了惺無

經世才志而處一面實心實政未必後人然終非惺之所近若論最後着恐終當屬詩文拮据民事自是中間一段公案也

孤行其意有聽命之古人無衡命之今人南面百城無以逾此公應自知之自快之

皮膚之學

敬夫平入奇實易入此窠臼

○○再報蔡敬夫

冬春間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書及詩者三親遣使者二此非尋常交遊也詩歸一書自是文人舉止何敢遂言仙佛然其理亦自深常憤嘉隆間名人自謂學古徒取古人極膚極狹極套者利其便于手口遂以爲得古人之精神且前無古人矣而近時聰明者矯之曰何古之法須自出眼光不知其至處又不過玉川玉蟾之唾餘耳此何以服人而一班護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議曰自用非也千變萬化不能出古人

賬大如箕能作此論

詩歸一書實可開世長夜

之外此語似是最能熒惑耳食之人何者彼所謂古人千變萬化則又皆向之極膚極狹極套者也是以不揆鄙拙拈出古人精神曰詩歸使其耳目志氣歸于此耳其一片老婆心時下轉語欲以此手口作聾瞽人燈燭輿杖實于古人本來面目無當自覺多事不能置此身廬山之外然實有所不得已也自譚生外又無一悲力人如公者棒喝印正來諭所謂去取有可商處何不假時標出乘便寄示若詩歸中所取者不必論至直與楊炯一字不錄而滕王閣長安古

不襲尋常實
原定力

丈夫會應有
讀者豈向筆
牘中作活

意、帝京篇代悲白頭翁、初盛應制七言律、大明宮唱和、李之清平調、杜之秋興八首等作、多置孫山外。實有一段極核極平之論足以服其心處絶無好異相短之習夫好異者固不足以服人也古詩中去取亦然想公所云云決不指此耳恨詩砭一卷未成不能錄與公正之所指示譚生及弟所作佳惡裁鑑精當至致書當事薦引譚生而云當事者自應知之此古心古道尤弟與譚生所中心藏之者也前寄早梅詩佳甚偶未能答而所寄譚生扇頭梅詩又進于此與

譚生各和一詩。書扇奉寄。三詩似各有一段光景也。

二月初入京。聲跡漸遠也。言之顯然。

時運變遷。文人亦隨而衰旺。創法之日。即其開弊之日。相沿漸失其本。初倡者亦何如和者哉。不得已而託詩歸以救世。恐世變終亦非詩歸所能定也。然亦足爲章程矣。

郎字妙

○○與馮元成公祖

不肖未墮地時先生業爲海内人倫詢仰久矣及先生之宦而其髮未燥也是其少長貴賤賢愚相去蓋不知其幾而庚戌入賀顧某于邸者三視尋常君民之禮有加即某何足言適足以成先生之高之大之厚且細而已其驟謁先生于邸而皆不值始信愚賤小子得見大人事君子有數有緣欲欣然庶幾而未易也然苟心之專一終亦當有時耳色笑未接不宜草草通書唐突于長者貴者賢者之前念先生之愛

〇人而接引後進〇有甚于其輩之欲通乎先生者〇如庚戌之三館某于邸是也〇故不能以格套輒自阻〇自後謹因舍親魏文學之來謁〇而一布其區區焉〇

極尋常通候〇說來極不落寞〇

凡事未敢相戲

〇〇〇與譚友夏

弟舟行而南實出意外與吳康虞林茂之同行而以其間作太山遊又意外也弟與兄遊志之久約之堅孰有如㳟者而一得衡一得岱天下事寧可以人意與造化山水爭哉岱遊自可千古記若詩亦如之始讀兄南岳草不無畏退而岱記成覺老子猶不甚憊然此事吾兩人自可交相慶不必相妬也往時一副手筆祗以浮渡翁景架閣消之不無牛刀割鷄之恨今差可滿志也弟僦居金陵心自懷歸葢平生精力

不朽事業

固快事也如造化之妬何

十九盡于詩歸一書欲身親校刻且博求約取于中晚之間成一家言死且不朽又將二十一史肆力一遍取其事以經世取其文以傳世以怡情近年兩度舟行討求漕河鹽法頗有要領若將此暇日粗了文事此後盡力官職一番而晚節仍以此結局不枉作文人又與文人作朋友作兄弟也兄歲考後可與三弟定計來勿牵于他念于古一時蘇長公示子由詩云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此癡想也今生之不言而望來生如水去雲散豈能復聚故處耶

偶聚故處。而吾豈能復記憶夙生事乎。念之。念之。可與吾弟佺同看之。

文章經濟。盡以一身兼之。眞可以樂死。但先生止討得前一段事業。良可惜也。

名成後參果

不自是

又

曹能始清深之才也惜其居心稍雜根不甚剛淨是以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已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予夏日我過矣我過矣我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然其所謂淺率亦就我法及古法中見之其言我輩詩清新而未免有痕却是極深中微至之言從此公慧根中出有痕非他覺其清新者是也昔人有言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先君謀也則忠曹公之謂矣弟近答友人書亦云我輩詩文到

絕無同

易見者其味必淺

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此語甚深可思也痕亦不可
强融惟起念起手時厚之一字可以救之如我輩數
年前詩同一妙語妙想當其離心入手離手入眼時
作者與讀者有所落然于心目而今反覺味長有所
躍然于心目而今反覺易盡者何故落然者以其深
厚而躍然者以其新奇深厚者易久新奇者不易久
也此有痕無痕之原也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耳
此語對淺人則如說夢矣
深厚二字實是詩訣覔解人固自難耳

靈厚自有

○○○與高孩之觀察

向捧讀同示辱諭以惺所評詩歸反復于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爾有說夫所謂反覆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于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至厚出于靈而靈者不卽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

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鐃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以頑冥不靈為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于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累夫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婆舌為此頑冥不靈之人說至于痕則未可強融須由清新入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即自謂無痕

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靈以資勝。厚以學勝。靈厚則資學兼而無疵。而融其痕。則資學渾于無迹矣。作詩至此。不可思議。

總之厚不以使事。擘積爲高。則靈。靈不以尖倩跳脫爲工。則厚。

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靈以資勝。厚以學勝。靈厚則資學兼而無痕。而融其痕則資學渾于無迹矣。作詩至此。不可思議。
總之厚不以使事肆積爲高。則靈靈不以尖倩跳脫爲工。則厚。

恐英雄各有不相下之氣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晩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透處心自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爲不患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晩哉

畢竟見蚤則領益蚤特爲無可益不求益者下轉語耳

不容言之妙評

能此便可樹[illegible]詩壇

[illegible]人解此

[illegible]可淑身

[illegible]安樂窩[illegible]能寄託

與弟恮

詩合一篇讀之句句妙矣總看有一段說不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書便是師友也慧處勿纖幻處勿離清處勿薄可惜此種才情骨韻當練之成家功名富貴皆有盡時此物終是路遠味長晚年骨肉便用此為安樂窩也近來非惟嗜欲淡薄即生子一念亦付之天命矣舍生報國固其本念幸而得全即圖為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近看五弟草書不減古

人書亦必傳之業書牘朴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頂戴惟念及骨肉逝者五內俱裂

長吟短諷直勝持螯把酒況擁案牘而對饑寒瘡痏之百姓乎南面百城可不相易也先生善尋樂處

與機鋒自别

答同年尹孔昭

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謂盡之一字有道者所不居真是當頭一棒然讀兄書終篇機鋒二字兄自反何如我輩文字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自知之而無可奈何亦是一業何時與兄參之

機鋒不僅在犀利固有取于無烟火徐夫人七首原不在大

翠娱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八

書牘

說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八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閲

○○與陸開仲掌科

以試差註籍不通外事昨日皇上臨御召見廷臣

事日晡始闢之只此君臣父子相聚一堂二十餘年

未覩光景天清日朗雷厲風生此刻復通塞一大機

臣子加額之時也不識劉道長所言何事遂觸聖

怒其拿送刑部擬罪之旨二十七之夕一更始傳

讁者可不惜身國家則不可不惜之

是閣臣所以肯引者

聞之弟于道長曾未識面想其批鱗敢死一身一家已置度外然使緣此遂得重譴則于時事國體亦大有關繫此非道長可以得罪時也爲今之時惟有揭婎陳密解先自引咎如云身居揆輔不能乘時有言故使小臣言之而得罪庶幾有濟不使此絕妙光景絕妙機緣有讁言官之名而此時伏莽之奸蠕蠕眈眈伸其頭足布其關械熒惑洞喝所全尤爲不小風聞今夕臺省謀合詞申救非惟無益反重聖疑通夕思此不寐計相公出朝之後必曉譬臺省止其

可聽之言

上疏而以閣揭申救一力自任必使臺省可以無言而後已計不出此使言官待救于相公則兩失之矣大要此時非立名之時此事非居功之事期于消邪萌全正氣以存國體而已非為道長一身一家計亦非為言官體面計也弟以五鼓辭朝四鼓作書達之兄丈恐緩則不及耳

觀其識力意氣豈是一文士人之云亡良有深惜

今遼餉兵餉日有增加應減鹽屯之做

○○○與袁滄孺論楚中鹽貴書

讀所寄上朱公祖辨論楚中鹽貴書○可謂理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矣○某嘗謂塞下粟仰給鹽策屯田所以使國家有急不加民賦○甚至卒有災眚常賦之內○上有蠲○下有逋○而猶不告匱者○恃此法之不壞也○今極壞而幾不可爲矣○正思得一人焉○起而爲之○去歲適覩部議十條○鑿鑿似以爲必可補救○乃事内事外之人○不論其意之有爲無爲○同聲而逆料之○曰此萬萬屬之空言○萬萬屬之文具○萬萬無利于國○與利于

說至不利于官足以盡之矣

救弊之政宜以漸

一片苦心大力可結妄語兒舌

民而又且萬萬不利于官某聞之氣塞塡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國家之法當極壞不可爲之時凡有一人焉欲起而爲之而無往非空言非文具無往能利國利民而又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一一聽其極壞不可爲而後可哉惟與翁灌任行事之後所謂疏理之效不必遽覩其全卽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瘳得數分亦可以結浮議者之舌而紓立法任事者之氣猶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尚有可爲之人可爲之時可爲之道耳然所謂

已然之見者人類然

痾者得瘳之分數于何處驗之不過視商之輸課者不如往府之苦非惟無所苦且見以爲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及見所爲綱冊一書分合輕重頭緒清楚要領豁然及行之未幾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爲利而趨之詢諸道路其以疏理之法平恕便商者即向者事內事外一輩人以爲萬不可行萬不利于國于商于官者也其始喜其言之中法之行欣然爲細冊一序凡以紓立法任事者之氣而堅共心一切利國裨民之事已雖不能爲見人爲之如已自爲之是

則區區之懷也然某宦遊客居在外數年數年中楚之鹽價且晩貴賤實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疏理之法者不悉其詳得所寄上公祖公書乃知爲鹽貴之故耳蓋某所見者兩淮鹽課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鹽價之稍騰也夫以楚之鄉紳爲楚民求寬一分鹽價司鹽者安能奪之況翁丈亦楚鄉紳乎弟亦楚人去省城三百里自弟有知以來二十餘年所歷鹽價自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止則歷年間有之然此自去省城三百里者言也若如

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一錢起脚則似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價乃去年疏理未至之鹽又云楚之鄉紳望疏理太過恨不卽復每包七分之初待十年套盡鹽法復故則每包七分亦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計之責司鹽者今日遽復七分之初似爲太速令食鹽者待七分之價于十年之後或亦太久惟自今年以往屬疏理後者更煩翁苦心極慮調劑約束于所謂省城每包一錢之價遞減遞平抑卽弟所謂不必遽覩其全第十分中減得數分卽可

商心亦何厭之有

得尺則尺絶奚救時之論

以謝楚民與楚之鄉紳矣然其中靈心妙手全在翁與朱公祖耳決不可望于久困趨利之商倘其病瘳欲飽之後利盡思義自爲減價者也弟事外之人責當事者以所甚難似爲不情亦欲翁終此疏理之局成一六國圖鹽法使臣子于國家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于臣子收得一利便是一利耳若怵于鄉評物議以爲手足終不能展布而但以一官成敗去留猶之一官雖擲而疏理之局仍不能終疏理之局不終而鹽法卒歸于壞鹽法壞而後人決不任其咎仍歸

之于首議疏理之人是吾所謂抹壞之說眞屬空言文具眞不利于國與商與官之物也是豈通人所出哉弟于鹽法一事但欲始中終之不覺婆心婆舌如此耳幸勿罪而笑之

期以肩仔望以融通實揣摩于任事者一段苦心痌瘝而爲說捉筆時亦大有苦心

予嘗論人弁一官亦易耳第人盡弁之國事將置之何地則事有任無讓方是守官之人國家方收官之益耳論極得

謔而傲恰佀向隅之抵掌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孤白聞足下乃遂殺禰衡悅嘆彌日何足下高于視衡而淺于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于足下或曰此遣之死耳孤問何以知之曰衡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其不察妄意主上忌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孤曰不然孤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爲衡必有才用智數如荀彧郭嘉等可備帷幄任使及觀其人狂而騃耳然其效猶未能遽至殺身姑使爲鼓吏以觀其後而其狂日益甚不可瘳孤嘗笑而哀憐之

極有口角

才士薄祿一至于是然其山鷄之羽文采可觀澤雉之性氣介甚重豈有爲天下驅策智勇而不能卵翼一衡者孤又耻之值其跳梁方熾決不能恬然食孤之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厝之地然衡書生按霸王之時少見孤寬容以爲天下盡如是不若使遊羣雄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卞急使其就縶紲之上圈檻之中以調伏其狂駁之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輩孤當有以處之即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其狂疾而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

或亦老瞞之心

似可以解

志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略嘗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鬭口語不能容置此子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反用足下卞急之性爲殺衡之具哉孤不能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怒且忌于衡惡有殺才士名而假手于足下此又不然衡有何可忌孤有怒于衡即殺衡耳且殺衡又何損于孤孤所殺不啻有十百倍于衡者乎小儒愿子爲之咨嗟釋憾于孤而有識不聞以爲非以爲此曹虛名誑俗辨言亂政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

所必誅而衡非其人也若衡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
且可使之詔伏而處于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
雅士又窮而歸孤此不必言若陳琳之辱孤又過于
衡迨其歸命之後巽劚可念則孤誠心喜之豈有又
送與他人待其僕僕倦於徃來而後飲食教誨之無
已而至于殺其身哉使衡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
至疑衡有高才重名孤不殺而遺之于足下此其高
于視衡而淺于待孤之過也夫劉備者孤甞許其天
下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莫如備備將關羽

持論自正

亦臣隸之皎皎者。摩孤掌股者數矣。孤皆撫之。已負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又縱之。終始成其義。孤豈憚有殺英雄名。凡以王伯將相之業。非殺之所能取勝。俟其運數有所歸。智勇有所窮。而後承其傲丈夫之事。從古如此。況衡之不足殺者乎。此非足下所知。聊為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衡。斯又不足怪。足下思之。孤白。

裝塗花面。摘取橫闌。直是其自陳時文與漁陽三撾可以並讀。

正平亦是自殺其軀。不得盡尤曹操。即與出脫何妨。此則又爲摸索。以甚人惡人恨耳。

○○與熊極峰

弟丙辰出京之後。長安棊局之變。不見不聞。卽上疏改南。通書長安舊知之時。猶一切以丙辰前情理望之。及讀諸公回札而稍悟其不然。然猶未知其所以不然之故也。今又一年所而始知之。迨其知之而局又變矣。甚矣弟之闇且鈍也。徐從箎中檢台兄去歲兩番回札與諸公同至者。覩與丙辰前相與情理未嘗少變。微獨弟。卽于弟之好友若鄒若魏。瑕瑜不掩。覩丙辰前情理未嘗少變也。始信世局自變。而台兄

亦是自討便宜不怨亦且如何

嘻笑怒駡

自定台兄以慧且敏而定不肖弟以闇且鈍而定其爲定不同于以觀變而稍獲靜逸功效差不殊耳聞台兄近且若太夫人伯母之戚弟無以爲唁聞此或一破涕也居亂世之末流待朋友不可不恕所謂交情二字只可于作秀才及退居於下時以之責人若仕宦得失之際責友得官此亦理勢之常一一責而怨之非惟待人不勝其刻即居心亦苦矣士大夫君臣朋友之間處之未盡善太半生于不讀書弟向欲作二十一史詳略附于各史簡末櫽括事文竊取其

義。計成功無時。姑撮其論事者。自左國起訖于宋元。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史懷者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今刻完九卷。左國至史記在是矣。台兄前札欲速覽之。因郭振老之還。奉寄。令虛過南都晤弟。以其女亡于京口。一日而去。不與弟別。今近狀何如。恐其有淵源咄咄之意。則亦勸之讀書而已。意滿口重。不盡欲言。

自責不可不嚴。責人不可不寬。功名富貴不可得。又何至取友人而失之。雖然利害不足相依結交

時也應自咎其憒憒也。念至此。于人又何尤。極忠厚亦極狠毒。

與王以明

乙卯閒步夜尋以明先生良是奇緣恨爾時身心猶在三塗中崎嶇一晤止以風月詩文語了之今稍知于生死性命作怖畏想若夢醒觀一念疑悔求一善友導師不可得十二年交遊止如不識以明先生面者識得以明先生面則已思過半矣陶李袁諸公學問來諭猶謂未達無生二字則弟輩何處安身然不敬久習不輕新學正不必以畏難因而退轉失言外之意也往時溺于詩文忘却生死今承屢教寄示近

集遊戲三昧。及慈湖近溪諸種。甘露之灌。自不必言。乃至新詩較往時胎骨換盡。盡以明于二事爲一。故兩得之。弟硯爲二。故兩失之。此自然之理也。待見地稍定。爲序以附不朽。蘇文選一部。史懷一部。寄覽。小修匆匆。言歸倦夜。草草不具。容後嗣音。

便于何處了無生。恐又添出許多葛藤。不如詩文之足以消日也。語中未必爲先生本志。

醉極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記明公五月書中有云不肖以詩歸招尤初謂事理不甚關切疑風聞之誤久乃知其有之夫不肖性跡才劣可以見斥之道甚多至詩歸一書進退古人怡悅情性鼓吹風雅于時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當事者不忍過求于某斷其進趨之路姑擇此微罪罪某而又不甘處已于俗分此美名若其目中亦曾着過此書者此則自處處人之妙其中眞似俱不必深論者也若眞以詩歸見處則此一書將藉此一語

可醒咄咄之恨

看破

只齎以傳其以一官猶此一書且有餘榮彼其之子何愛于其而肯爲此乎一笑一笑

詩歸以發古人之覆乃至忤今人之心耶固應有此排調

以此作其絕以爲忤

與林少巖座主

去歲聞三郎邑試前列遊泮可必矣及胡先生之來始知偶落孫山外心甚念之惺覩少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青衿爲福養成羽翼飛鳴一朝愈于久淹鄉校頓人與徃之氣也如云借此爲門戸光仕官門戸豈必待一青衿而光邪惺栖泊金陵樂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毘陵廣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頗以文爲生非惟作官念頭灰冷卽生予亦作第二義矣人生富貴子孫原以奉我者求之未必得而又以苦我

神豈不添一累邪此言似老師慰惺者而惺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師一憂也讀書作詩文一事老師無一書不以爲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履先生此朋友之誼也宿業前債除之不易有甚于富貴子孫之念者且舍此亦無嫖生之路老師近不能行之于元履而遠能得之于惺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于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极知勞思有負教養但年來精力十倍往時月月

又聞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災有操相人術者云慳官祿未衰第骨法帶勞慳所畏者勞也願以官祿易之不可日讀書作文可以當之是慳之所欣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為何如試與元履質之

轉展伸出自己主意眞獨行其意者

○○寄荅王半庵中丞

不孝惺下劣疏賤之人也○素無根柢之客○台臺屢勤先施○去冬惺方為先人敦喪事○忽接手書○重以大集贈言獎借○草土之中○捧讀欽企○書中三歎○若有感于詩亡雅降之故者○惺嘗謂文章小道○壯夫比之雕虫○所云關係世運汙隆○治道盛衰○或文人標榜護身之言○而前輩巨公偉人○其于一篇之妙○一士之長○援引領納○如恐不及○徃古無論○若近時李長沙之于崔李○嘉靖七子○一時賢貴人以不識其面○不得其文為羞○

不加妬正不加盡處

含風咀雅自是治世之徵

此是清明之淵源也

當時民物康阜明良喜起亦成太平之象邇來士處官途與在山中人但問其何官與我何交而已文章一道不加盡亦不加妬若世界中原無此一事者夫物聚于好風尚所薄造化亦將收之漸就衰歇無足怪者然今之治象視昔何如哉但觀昔之趨向愈雅而政治日以休明世日以治而其人未必不作高官今之氣分愈俗而職務日以靡靡世日以亂而其人未必盡發臃仕乃知前輩虛懷曠識急急于一篇之妙一士之長而惟恐其失者固不止爲憐才噉名而

惜才者不僅才受其益

巳也台臺固一代巨公偉人也道德節義事功聲名豈專以文章領袖一世然台臺有其全而士各持其一以求合于台臺士即不敢持其一以求合猶必廣搜而節取之雖不肖如惺猶惓惓下交之不巳者適足以明台臺之大之高之厚而巳去歲欲作報而無由達舍親胡方伯之來惺適他出偶遇商河令王之賢不孝乙卯黔中所取士也遣使相候謹賦小詩一律拙集一部家傳二冊不敢謂酧來美聊以盡請益之念而巳內泰山一記諸詩闕里碑紀及詩其拙集

中如有可采擇者倘因修志之便乞附于中以不虛登臨瞻仰之意非所敢望也臨楮曷勝惶悚翹佇之至

今日悉謂制科中無人物予不謂然又謂詩文無濟于事予亦不謂然就中除却迂泥浮薄兩種人未有不能爲國任事道德節義事功聲名何嘗分而爲二哉自人二之置才人于無用遂令湮沒而反誣其無可用惜也試看長沙七子豈無建竪哉況更有勝于長沙七子者

此則未可謬人

憐才樂善竟有合志

復陳鏡清

惺啓孟誕先不孝之石交也不孝之知有先生詩及其人誕先之所爲也知其詩其人而心賞口嘆不能已者非誕先之所爲也非惟不緜誕先亦不緜友夏非惟不孝不緜誕先友夏即蔡開府之不令先生知而務書彼中當道稱其文近古人抑豈友夏與不孝之所爲哉何則人之稱述可以裨我之耳鈔傳可以裨我之目若夫耳之目之而賞且嘆不能已者心也耳目可借心不可借夫好德憐才一念所以行乎數

似此心胸不必身其賞識已令人可欽

考據將自地

千里之外而通乎百世之久者惟其彼我之心有同然而不能相借也寺壁六詩古心深情便是元道州豈有明眼人同時有元道州而不歡喜讚嘆者乎不孝平生好搜剔幽隱詩文上自公卿下及阜隸凡其一言之卓然可傳而無名于世者必欲使天下後世知之而後已然此亦私心過計夫珠玉蘊藏精神見乎山川商周彝鼎雖在冢墓之中千百年後必出見于世彼仰屋著書而千秋萬歲不爲之傳者其精神原無足傳也真可傳者神鬼天龍爲之擁護而水火

兵劫不能避關奚藉同時之人歎喜讚嘆之力也諸作深古迫近子書先傳以文史之筆發仁孝之衷所願從事筆研以附不朽敢煩重幣溫言乎但目前為先人窀穸事完積勞致病室中病者十人而八九容稍展期以遲補拙託誕先兄轉致可也友夏三月以明經入京所惠書幣其弟收而傳之係無浮沉薄物脩緘及家傳遊記六種舊詩書扇奏覽既屬聲氣名刺原只照常況鄉治父母亦無用手揭之例乎想一言便可相諒臨紙欽渴辭不達意

敘憐才有公好。令人欲快。敘揚詡有必至。令人欲死。序著書之必傳。令人欲自奮。捉筆處真可泣神鬼。

是何朝次

答韓晉之秀才

閫固多才如足下淸皎立俗何可頫得學古之人所得自不同然古人所謂學以變化氣質氣質二字亦廣亦微恐非孤狷二字可了此特可爲足下言之耳僕年力已衰又無子郎吾子未必克肖中郎之書會須付君等何須相從南都覩僕之全也史懷一書至三國志而止今晉宋二書已九十葉矣此書雖不工而差不同文人之見董見老曾許爲僕作序能從臾之否向不知曾相寄未今致二部三國以後史無識

只積雜字以成文非賦之正矣

無體眞不堪讀正是一種世說口角入史可廢耳所爲賦大可觀大要賦雖以奧博爲長古人亦只將數處創獲驚人之語散其中作丹頭種子而後以宏麗成文勿食其末而忘其本也冊中四詩大勝書卷者此精進之驗也奉和一詩示意而已臨紙意塞不知所云

論作賦實獲我心其餘出口甚爽亮

此集自可梓行

○○ 荅袁未央

不孝之于詩文少時孟浪欲求其至年近五十而猶不悟名根牽纏可笑如此不知此道無必求其至之理今老病浸尋念志超宇宙勇邁終古求一技之至已自甚惜況必不能至乎所云隱秀軒集聽人刻之而不禁者知其不能更進而益於此也足下乃復求不孝後有此不亦多事乎漢魏唐人詩所以各成一家至今日新者以其精神變化分身應取選之不盡若佳者一選無餘則古人亦臨且死矣選詩如相人

如取其眼耳之靈而手足各體皆爲枯槁棄物可乎

以明愛不孝及友夏甚深不覺視選者太高而厚望之不知視古人作者反太早耳然此亦何足深論胡君不能爲主愧甚愧甚

不死古人自能求其可選佛菩薩之心

答譚友夏

惺謹復孫女之養養而失之未免多一事其慧處人不覺生憐死惜情不能與人共所謂別業見妄也學道人所幹何事而猶爲緣念乎楞嚴經爲法辨命病前病後披剝不記其次危者有時安滯者有時通佛力憐念加被不敢謂苦心所致也始自作一序能動筆作序方有少分相應明年二月初納說經市中須發一往大願辦一片深心夫岡難何等地位佛猶責以粗浮卼劣須看此等人所以粗浮卼劣處不愁不

如此方有益

慙愧也至于嚴整威儀率由矩則尤不可缺夫聽人說已看之經雖覺現成省力然終不如費自己心力損自己資糧經歷艱苦尤爲受用只未聽已聽時莫作省力之想可也白文不可不細看或一家之解看之亦可服膺非敎許來相就遠韻若暫不待毋共了此段尤妙此報毋功德也寒碧僧可約同來序雖寄覽然聒時亦須爲兒說一過也世事如夢來日無多追念其宅近詩二首見志明春築室非好勞也亦自爲學道養生之計耳正月初旬可來市中矣惺謹復

讀書誦經原當求眞實受用過耳之言濟得甚事
此便已爲讀書者説法矣

只應時銷去
是矣若論到
[illegible]債前生便
[illegible]顛氏一層

○○又

弟去歲春夏之交。欲愛幾枯。想念不作。而脾病相嬲。
削弱彌甚。數十步之近。數息而後能至。一以靜勝之。
久亦獲效。讀書學道。有得無得。或淺或深。俱以身心
日用喫飯睡眠處驗之。頗覺有少分受用。煩惱二字。
較前為輕。弟所緝楞嚴注已有成書。名曰如說。今摘
出弟所見者錄寄。然亦自二卷而止。餘俟續致也。靜
思人生在世。無故而受人大毒深謗。自是前生負彼。
今得酧償為幸。若不應時銷去。留為報復之地。是還

債而又借債也構一居爲靜攝終老之地〇遠游無期〇

見少壯〇尚可作楚遊也〇轉求趙凡夫書懷歸堂三字〇

及松竹生虛〇白階庭橫古今一聯〇幸以相寄〇

亦是無可奈何之語〇是就禪論禪也〇

皆由貴人難貴紙上之山水而忽眞山水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邑子王生畫龍戊申春持友人手札見作南中貴人書爲南游資糧而以所作畫龍一幅餉余客戲語余曰生其以子畏眞龍故持其畫者示子耳予謂好畫龍亦復不易昔張僧繇畫龍不點睛或令點之疾雷破壁飛去使葉公見此能無反走邪南中人矜尚書畫工者價或等于詩文且畫之用或不減于眞甚且過之今夫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竹一禽一魚一蟲以至竹籬茅舍斷橋垝垣草衣芒蹻人見其眞者如

擬古者初非眞古

末之或見也一人各手點染好事者即成佳觀以此知眞者細入畫則重眞者恒入畫則奇眞者近入畫則遠予弟工其畫者何必眞即如今人作詩文自詫名家其遠神遠體時似恒似窮渠能起古人而肉朽骨使之言笑步趨余以爲人巧之極錯以天工不過如顧陸寫生止耳由此觀之世固鮮有眞者皆畫之類也予弟工其畫者何必眞也

欲爲畫工作贊却深嘲嗜畫者彼忽眞而重似者亦足嘲也

殆有所喻

○○夏梅說

梅之冷易知也然亦有極熱之候冬春氷雪繁花粲粲雅俗爭赴此其極熱時也三四五月纍纍其實和風甘雨之所加而梅始冷矣花實俱徃時維朱夏葉幹相守與烈日爭而梅之冷極矣故夫看梅與詠梅者未有于無花之時者也張謂官舍早梅詩所詠者花之終實之始也詠梅而及于實斯已難矣況葉乎梅至于葉而過時久矣延尉董崇相官南都在告有夏梅詩始及于葉何者舍葉無所爲夏梅也予爲梅

感此誼屬同志者和焉而爲圖卷以贈之夫世固有處極冷之時之地而名實之權在焉巧者乘間赴之有名實之得而又無赴熱之譏此趨梅于冬春氷雪者之人也乃眞附熱者也苟眞爲熱之所在雖與地之極冷而有所必辯焉此詠夏梅意也

夏梅固亦貞元之候乎何必盡于熱關塲中尋題目也

後亦有之

足之或以全之

○○李長吉詩辨

杜牧李長吉執友也敘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則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從賀外兄搜其逸者且恨其以風怨悉投溷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如賀等者皆於心的有所據而於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于心有所據而于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授其友之知我者以詩詩止二百三十三

亦是多事

以自驗

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必矣乃不足以定長吉詩而必欲別傳其所不欲存者甚矣無識者之禍人詩也然則投賀詩與恨其投者其爲庸人無識則同要其得投堰中則長吉之幸而二百三十三首傳于世而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章之神之所爲也若長吉者已所不欲存雖舉世之所欲共傳而必毅然自去之者也

何不盡爲楓落吳江冷不妨付之深波自浪間愛也非妬也一言足千古何用多許爲作者選者當

知之○

六經不燬而怪妄之詞少減○秦火不爲無功○必以

多勝○莊光所薄爲萊傭耳○

○書放鹿事

家畜一鹿醫云可用合藥或曰此山麋也無益予亦不忍誓不殺芻粟之者數月肥且馴矣將之都慮其失養也命童子放之野又懼其復爲人所得擇山中去家三十里者放焉始驅之去不肯去途中眠而起起而眠者無數至山中命驚驅之令疾走度不及者久之乃已其夕童子止宿村舍明旦將反命則向者所放之鹿在其前爲尾童子之後也以歸鍾子曰予于放鹿事惕然悟感應之幾焉蓋鹿之還也生于放

也夫其畜于家也食其食安其處可以不求放可以不求放而必欲放焉者知其將殺已也人之能爲放已者必不不能爲殺已者也如知其必不已殺而又食其食安其處無自養之勞無索羣之苦則亦何必求放焉集顯之䳌狎而復驚之生而之殺也入山之鹿去而復還之殺而之生也生殺之念轉于中而去還之變應于物感應之幾豈不微乎顯乎然予入都終慮其失養也將必求一必不殺者而與之是予所以放之之意也

亦是一篇放生戒殺文。

趨生遠死。獸有靈心。所爲有取也。

賢賢于寤寐

紀夢

乙卯六月予出典黔試廿一日之夜宿葉縣夢白雲先生陳昂來謁貌不甚老瘦年可六十四五冠衣質而不敝獨不襪耳予步送之館一寺中謀衣食居處之爲終焉之計問其年曰癸卯巳謂予曰予從此後則當贈我詩予曰既爲予作傳足矣曰當進于是予覺有愧色復問其生平自集中徃還姓名外更有何交則俯而笑曰朱百朋予未及問其人遂寤纔合眼復夢之乃問朱百朋何人予何以與之遊而不與之

詩則又笑曰何交乎就食耳予惕然其意之不苟與其不得已盡此兩語予復問其逸詩何在及卷首門人長干明偉何人皆不及答而寤惘然恨其語之不終則候人傳呼達于寢矣憶戊申歲十月十七八日爲亡友魏太易作墓誌銘成越二十八日之夕夢予處泉寺中若京山觀音巖者太易緩步從甬道入徑就予揖謝作誌銘夢中予知其已死也因謂予曰吾死時甚無所苦予曰子見譚友夏爲子所作傳乎答曰譚作尚未寄到蓋譚作傳爲二十四五日事俱用

太易遺命爲之。隱。文之達于幽。其期之先後。與作者遲速相應。計此世界去冥途。亦非五六日所能至也。才鬼之靈而篤如此。

實有深心與通。非曰鬼話。

明晰

寫出其與橫議別者

放言小引

放言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自孔子目虞仲夷逸始放之義何居胸中眞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即所謂中倫之言了然于心又了然于口與手者是也苟爲無本而以無忌憚之心出之則處士橫議爾巳詖淫邪遁皆橫之屬也遁矣又烏乎放哉袁子著放言若干首讀之心目無主而皆覺有故始吾見袁子幼時文以爲有破轅之氣一再變其人寧靜澹朴似有道者也惟袁子平心以讀書虛懷以觀理細意定力以應

。世然後發而爲言。有物有則。確乎其不可奪。沛乎其不窮。斯之謂放。夫言亦豈易放哉。放言卽孟子之所謂辨也。辨生于不得巳。不得巳生于懼。懼者放之本也。不然與橫議何異焉。

放之與橫原有辨。其原殊也。

放言只是一箇說得出。未有不出于不得巳者。不得巳又何無忌憚之有。

○○黔錄小刻引

已試士于鄉而奏之　上有錄錄其文二十篇宜皆出于士前此或主司代之主司凡二人主者初試于書義取其一其三副間之于經主者取易書副則春秋禮記詩三義或分焉再試主者論一副表一三試主者于策取一問三問五問副又間之前後二序又分焉近議仍用士文貴信也仍用士文而主司者又文之曰不莊也不敦也敬之道也猶之祖服不可入朝而要襍之不可廟見也其義一也乙卯黔試惺爲

副其錄束舊新例爲之事竣而途而里而都欲得而觀之者衆度險徑輕裝不能多齎則別爲小刻刻初試文凡九首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焉巳登于錄者爲論義一詩一春秋禮記各二其職也書一主者命之也作而未登于錄者論義又一與錄微異體經擬而未出者義又一以自試也先士也其存之者不棄其力也殺其幅約之使輕也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者亦不能多齎之義也然則錄幾乎廢與曰烏乎廢有二三試之文及序在也

序致中嫣然作態。

疎花妍𥨊、岩淺草蔓幽澗。小小點綴。亦自快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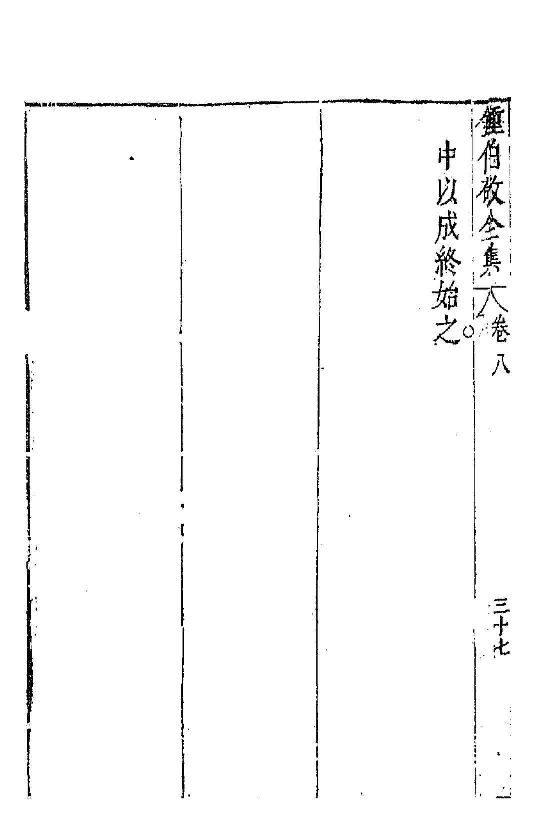
江夏紀事小引

予同年徐子卿精神文采照映一世才鋒面面而土木形骸乍見如漁樵人從山澤閒出慈心熱腸栩栩然躍出于眉宇而戟髯電月音吐如鐘雄豁開爽破盡樊籬而執身如處女戒僧皎如冰霜蹶蹶瞿瞿似陶公之憂勤而風流絕世西門之柳南樓之狀超然高寄世以爲賢者不可測而予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初以進士爲上海令同年中私計爲令莫良于子卿亦莫亨于子卿然年餘以漕事被劾謫官楚之蕃

幕署江夏事未幾爲眞予以使事便道歸江上予卿
扁舟迎訪意氣安閒語予曰吾不稍蹶于上海終身
不知作官夫天下事固非一往書生習氣所能任彼
効我者成我者也微子不信吾言之誠故吾以告子
予私服之畏之愧之此學道經世人也秩滿稍遷爲
水部郎以艱歸家居數年出補兵部蓋十餘年矣手
書江夏紀事萬餘言寄其楚之門人龍夢先朗伯諸
君心血焦腑文字中和盤托出楚人士受刻之其文
滄聚蕩犖如太史公河渠平準二書及貨殖傳嘗謂

史遷有經世才而不得試爲吏龔黃卓魯吏治彬彬而不足于文不能自書其事若子卿者可謂兼之然皆江夏一邑事且去今十餘年矣夫古之巨公偉人有歟歷中外數十年而意滿於筮仕之一官卽其作一官馳驅鞅掌廝事不爲而不能忘情于官之一事夫此一官一事世忒以爲其人之美不必在是而心獨信之心獨信之而其他不能奪焉者不自欺也不自欺之謂誠吾所以知子卿者如是而已矣

天下事未有不從誠得所謂實心任事是也故引



中以成終始之。

○○鄭季卿採木行引

或曰鄭子少年儁才不得志而爲瀘州倅鄭子蓋以官爲戲者今觀其採木行感事刺時何言之絕痛而悉也豈其身在事中者耶以是知鄭子非以官爲戲者也歌行指目時事與他作微異要在雜以風謠俾可觀採若少陵春陵行是也彼五言也近李獻吉有土兵莖豆餘于等行則七言然篇差短鄭子累千言無顧瞻湊泊之勞吾以見鄭子詩法焉然三殿灾本以示警而採木以三殿爲名開榷紛紛又以採木爲

名由是言之三殿雖勿災焉可也

災栢梁而營建章當事者識同趙鬼況以開稚爲

修省末一段多少痛心掭木行應有作耳

奇快

我用我法

○○○自題詩後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憮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為此語非我不能領子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子當甚于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為子用吾異日且用子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不讀書不作詩文之

是是

慾不以易壽而況于詩

語則彼能爲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爲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長叔決不以我爲非正使以我爲非余且聽之矣

惜書太多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文太多善易不言易也兩人自具玄賞

鸞翔鳳翥迴旋多姿

得不盡傳令人可思

選之功大

題魯文恪詩選後

觀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少或至數首每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沒不傳者不無或亦有人乎選之不則自選存其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于選者作者之功臣也向使全者盡傳于今安知讀者不反致惟信明之議乎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雎寧令乞一部欲選之爲湯嘉賓太史索去遂不果壬子譚友夏選刻之金陵至九十首精矣該矣予讀之喜焉敬焉有弘正名家所

如此方是選手

深傷知己之無人

未能入其室者使予讀文恪全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為之潛移而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為文恪功臣固不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必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吁談何容易哉

隻何則珍全集則棄集固不貴多也是刪削之法

鍾文正如蘇文隨風起瀾多作轉折而其煞處更有別致如烟波萬丈大有可玩

虎豹以存山生權

作文者所宜知

○○○再題魯文恪詩選後

詩文多多益善者古今能有幾人與其不能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皆能勿作卽作而能不使傳使後之讀者常有其全決不止此之疑思之惜之猶有有餘不盡之意焉若夫篇與句善矣而不能使其不善者不傳于後以起後人厭棄而善者反不見信此豈善爲必傳之計者哉故夫選而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者又次也古人所謂數十首數首之可傳者其全決不止此若

其善者止此。此而此外勿作。正予所謂作其必可傳者也。此其識其力古今又能有幾人乎。

令人欲惜墨如金。

不僅打油釘鉸爲一時之計。即字字不經鍛鍊。恐猶是千古貽笑。

無不學神仙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新安程朗仲異人也生而慕仙道好精物隱至破產苦身不悔忽有仙人神附之自稱唐供奉李太白先生落筆為詩文無一近語絕非世俗神言比也書法精甚眞草惟意筆筆出于鍾王又特妙于畫自云從王中丞學之古潤澹遠情法爛熳予親見其用銅尺橫長二尺從者長尺有咫簇從者之兩端裁筆焉兩人微用指掖之以作書畫游移墨池中悠悠然亭亭然想見古人用筆運腕之妙非苟而已也又前于袁

廣文小修齋中問予姓字極服予所選詩歸謂不錄
清平詞三絕爲是其虛心如此凡此皆文人事也又
書丹于石作眞書首楞嚴經一部予聞而稽首言曰
世之論太白淺者以爲文人深者以爲仙然楞嚴經
中以文士爲應類猶墮傍生仙則進于是矣報盡仍
離六道夫文人學仙與仙人學佛其願力不甚相遠
太白仙去千餘年而以筆墨金石寄人間作佛事益
文人之業以仙戲之仙人之業以佛戲之其精進何
有窮時予又聞人有死而修仙者其法曰太陰鍊形

太白死而歸依淨土。是亦佛法中之太陰鍊形也。蓋愧予之神。其詩文書畫者之淺耳。觀朗仲書楞嚴經自度度人。其亦曰有此破産苦身不悔之志。豈惟作仙。進而佛焉可也。此太白佛心也。

供奉不死矣。乃猶示幻耶。當亦非庸人可託。

富人未多解此

可快語

迴波千態出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揀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相值者，何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膏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浚膏脂以浚其精神，此其于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甘，而造化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書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精博，蕃地史之董狐

如此富人今何可得

可以噴飯

也○募刻于好事者○而多不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雲作太玄蜀富人賚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已出下策矣况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曰今天下俚詩惡集闒㫰國門此其剞劂之費豈非貲財所為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損于精神而徒用其膏脂斷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

夭矯如龍層翻如浪心思筆力度越尋常

摘黄山谷題跋語記

題跋之文今人但以游戲小語了之不知古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故其一語可以為一篇其一篇可以為一部山谷此種最可誦法如書贈韓秀才則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禮義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于書書舺山雜詠後則曰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于呻

郎可以知先生題跋

吟詠笑之間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書鮮洪範詩後則曰今觀鮮長江之才可謂困頓州縣者也使學之不盡其才名不聞于世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過也跋浴室院畫六祖師則曰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跋東坡畫石則曰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晉文公出奔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跋東坡書則曰學問文章之氣鬱

欝芊芊發于筆墨之間書贈卷後則曰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跋自臨東坡和淵明詩則曰翹叟屢索此卷悉爲人盜去夫不棄于心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書贈陳繼月則曰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跋范文正公帖則曰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于世故想其鉤指迴腕皆入古人法度中跋王荆公禪

簡則曰余熟視其手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書舊詩于洪龜父則曰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于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書嵇叔夜詩與姪榎則曰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題元聖庚富川詩則曰聖庚以王事行忘鞍馬之勞而以詩句賞江山可謂能不息者也題楊道孚畫竹則曰庖丁解牛梓慶削鐻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同一樞紐題張仲謀詩後則曰用意

行匕之意不必當于人與事與物亦泛而不切

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弟故聲和平看山谷題跋當以此數條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于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所以為妙

山谷人品學問俱有所得故其落筆自不涉文人鬬巧誇多境地得先生一指點畫龍可飛

題默公廬山結社卷

謝監自許生天在後成佛在前蓋緣胸中有慧力文人四字耳此四字尚未能出脫遠公安得而不拒之哉予嘗笑文士自視太高而佛以爲應須未離六道陶公飲酒賦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爾時已置身廬山之外茲山面目久落其眼中矣遠公欲其入而攢眉不肯夫惟不肯遠公所以益欲其入由此觀之世之求入者皆遠公之所不與也天下事有機緣莫不皆然老默視社中諸人于陶謝二公何居吾亦

以觀老默。所謂二兒之優劣。乃樂衛之優劣也。

便是覰近臣于其所爲主義意竊恐寥寥斯社。無

可結侶矣。

兩者俱非虛言所宜

○○題酒則後四條

一之神能船騰錯雜杳囂喧神一亂便滅歡情加以矜莊更離眞境善飲酒者澹然與平時無異其間也曹孟德臨戰如不欲戰淝水之役安石以圍棋賭墅對之飲中何可無此神字

去喧囂爲矜莊猶爲酒困

又

二之氣禽之制在氣故能以小伏大酒塲中若無雄入九軍之氣即百船一石喉間不無茹吐之苦余嘗持巨觥向座客搏戰一時酒人色奪而平日傲杯訢爵之人亦頓自鼓舞思奮酒塲有此差亦可廉頑立懦

是不亂于酒根本

何鉏萷若未可云趣

○○又

三之趣。沈湎委頓。不爲不苦。而昏夢號呶。亦復安知此中之樂。無飲中之苦。而有其樂。惟妙于醒者知之。至于出沒有無。半酣者尤得其妙。太白云。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此爲徒醒者言耳。妙于醒者反是。盃杓之間。那可以一酩酊消之。

○○又

四之節惟酒無量不及亂從心所欲從容中道聖之時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居然孔氏家法直以自然故能妙中

予無蕉葉量未嘗作敗興之俗物然亦未敢爲沉湎者許也願以此爲酒國三章

○○題血書法華經

每見頂骨念珠血書經爲之骨驚古名宿不難以其身殉法堅人信心如此持此心以事君親刳心捐脰可也此卷是僧元明所書序爲　仁宗皇帝親製皆書御諱惺嘗謂佛法尊信本朝最有力而其迹不露大聖賢作用與前代梁唐之主不同

妙有提醒醒許多不仁不義之人至談及仁宗處

冷處箴砭諫迎佛骨猶輸其伐微

[illegible]

○○家書跋

庚申秋冬予在白門病困口不能言與食足不能行身不能眠而獨能持筆作畫作畫則反不知病其誰使之五弟快曰兄蓋以畫爲藥耳因念漢元帝命王褒等以文字爲東宮娛病不爲無故病起反不能作所謂病愈藥止也予所畫凡十小幅時舉家憂惶五弟素好作畫内人吳氏喜畫蘭皆久不言筆墨矣予病起時一作蘭十種一作山水十種盍之吾聞再生者舉酒相賀斯又以畫爲酒也欲裝一冊志痛定之

思。忽忽失去。天啓辛酉冬。予遷閩督學。暫歸理裝。得
之敗簏中。絹墨不屬。如數百年物。裱而存之。以授任
昭。夏壬戌二月初到家。再出展觀。題此。
却病當酒。可想文人之致。

自跋茶訊詩卷

吳門買茶之使在予已成歲事人笑其迂不知其意不在茶也予與元歎吳楚風烟淼然天末以頳渚一片香爲鴻魚之路往反聞書可必得如潮信之不爽中間或元歎寄詩而予未及答或予寄而元歎未答今茲乙丑歲之使以四月八日自家而發有詩奉寄因彚前後兩年之作書之一卷題曰茶訊詩來和者補之歲久積之成帙亦交情中一段佳

知先生不以草木之滋勞人